

茅盾文集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958·北京

茅 盾 文 集

第 三 卷

*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 003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749 字数 343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18 $\frac{1}{16}$ 插页 3

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3000 册

定价 (6) 1.80 元

第三卷說明

本卷收入長篇小說《子夜》一部。

這部小說的寫作時期是 1931 年 10 月至 1932 年 1 月，和 1932 年 10 月至 12 月，其間中斷八個月；初版于 1933 年 1 月，1952 年 9 月由本社根據開明書店紙型重印，1954 年 3 月經作者修訂，重排出版。

現根據修訂本又經作者校閱後編入。

夜子

版 出 店 書 明 開

《子夜》初版內封

第三卷目录

子夜 3

后記 571

子 夜



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綫。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，怪痒痒的。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綠色，輕輕地，悄悄地，向西流去。黃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經漲上了，現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，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尺。風吹來外灘公園里的音樂，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，也最叫人興奮。暮靄挾着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，電車駛過時，這鋼架下橫空架挂的電車綫時時爆發出几朵碧綠的火花。從橋上向東望，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，蹲在暝色中，閃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。向西望，叫人猛一驚的，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，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：Light, Heat, Power!

這時候——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，有三輛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鐵龍汽車像閃電一般駛過了外白渡橋，向西轉彎，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。

過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總商會以西的一段，俗名喚作“鐵馬路”，是行駛內河的小火輪的彙集處。那三輛汽車到這裡就減低了速率。第一輛車的司機輕聲地对坐在他旁邊

的穿一身黑拷綢衣褲的彪形大汉說：

“老关！是戴生昌罢？”

“可不是！怎么你倒忘了？您准是給那只烂污貨迷昏了啦！”

老关也是輕声說，露出一口好像連鉄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齒。他是保鏢的。此时汽車戛然而止；老关忙即跳下車去，摸摸腰間的勃郎宁，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，就过去开了車門，威風凜凜地站在旁边。車廂里先探出一个头来，紫酱色的一张方脸，浓眉毛，圓眼睛，脸上有許多小泡。看見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門上正有“戴生昌輪船局”六个大字，这人也就跳下車来，一直走进去。老关紧跟在后面。

“云飞輪船快到了么？”

紫酱脸的人傲然問，声音宏亮而清晰。他大概有四十岁了，身材魁梧，举止威严，一望而知是頤指气使慣了的“大亨”。他的話還沒完，坐在那里的輪船局办事員霍地一齐站了起来，內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滿脸的笑容搶上一步，恭恭敬敬回答：

“快了，快了！三老爷，請坐一会儿罢。——倒茶来。”

瘦长子一面說，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。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，似乎是微笑，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，就望着門外。这时三老爷的車子已經开过去了，第二輛汽車补了缺，从車廂里下来一男一女，也进来了。男的是五短身材，微胖，滿面和气的一张白脸。女的却高得多，也是方脸，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，但頗白嫩光

澤。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紀了，但女的因为裝飾入时，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。男的先开口：

“蓀甫，就在这里等候么？”

紫酱色脸的蓀甫还没回答，輪船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說：

“不錯，不錯，姑老爷。已經听得拉过回声。我派了人在那里看着，专等船靠了碼頭，就进来报告。頂多再等五分鐘，五分鐘！”

“呀，福生，你还在这里么？好！做生意要有长性。老太爷向来就說你肯学好。你有几年不見老太爷罢？”

“上月回乡去，还到老太爷那里請安。——姑太太請坐罢。”

叫做福生的那个瘦长男子听得姑太太称赞他，快活得什么似的，一面急口回答，一面轉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姑老爷和姑太太的背后，又是献茶，又是敬烟。他是蓀甫三老爷家里一个老僕的兒子，从小就伶俐，所以蓀甫的父亲——吳老太爷特囑蓀甫安插他到这戴生昌輪船局。但是蓀甫他們三位且不先坐下，眼睛都看着門外。門口馬路上也有一个彪形大汉站着，背向着門，不住地左顧右盼；这是姑老爷杜竹斋随身带的保鏢。

杜姑太太輕声松一口气，先坐了，拿一塊印花小絲巾，在嘴唇上抹了几下，回头对蓀甫說：

“三弟，去年我和竹斋回乡去扫墓，也坐这云飞船。是一条快船。单趟直放，不过半天多，就到了；就是顯得

厉害。骨头痛。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。他那半肢疯，半个身子简直不能动。竹斋，去年我們看見爸爸坐久了就說头暈——”

姑太太說到这里一頓，輕輕吁了一口气，眼圈兒也像有点紅了。她正想接下去說，猛的一声汽笛从外面飞来。接着一个人跑进来喊道：

“云飞靠了碼頭了！”

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来，手扶着杜竹斋的肩膀。那时福生已經飞步搶出去，一面走，一面扭轉頸子，朝后面說：

“三老爷，姑老爷，姑太太；不忙，等我先去招呼好了，再出来！”

輪船局里其他的办事人也开始忙乱；一片声喚脚夫。就有一架預先准备好的大藤椅由两个精壯的脚夫抬了出去。蓀甫眼睛望着外边，嘴里說：

“二姊，回头你和老太爷同坐一八八九号，讓四妹和我同車，竹斋帶阿萱。”

姑太太点头，眼睛也望着外边，嘴唇翕翕地动；在那里念佛！竹斋含着雪茄，微微的笑着，看了蓀甫一眼，似乎說“我們走罢”。恰好福生也进来了，十分为难似的皺着眉头：

“真不巧。有一只苏州班的拖船停在里挡——”

“不要紧。我們到碼頭上去看罢！”

蓀甫截断了福生的話，就走出去了。保鏢的老关赶快

也跟上去。后面是杜竹斋和他的夫人，还有福生。本来站在門口的杜竹斋的保鏢就作了最后的“殿軍”。

云飞輪船果然泊在一条大拖船——所謂“公司船”的外边。那只大藤椅已經放在云飞船头，两个精壮脚夫站在旁边。碼頭上冷靜靜地，没有什么閑杂人；輪船局里的两三个職員正在那里高声吆喝，轟走那些围近来的黄包車夫和小販。蓀甫他們三位走上了那“公司船”的甲板时，吳老太爷已經由云飞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。福生赶快跳过去，做手势，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吳老太爷，慢慢地走到“公司船”上。于是兒子，女兒，女婿，都上前相見。虽然路上辛苦，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，两圈紅暈停在他的額角。可是他不作声，看看兒子，女兒，女婿，只点了一下头，便把眼睛閉上了。

这时候，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“公司船”。

“爸爸在路上好么？”

杜姑太太——吳二小姐，拉住了四小姐，輕声問。

“没有什么。只是老說头眩。”

“赶快上汽車罢！福生，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車子先开来。”

蓀甫不耐煩似的說。讓两位小姐围在老太爷旁边，蓀甫和竹斋，阿萱就先走到碼頭上。一八八九号的車子开到了，藤椅子也上了岸，吳老太爷也被扶进汽車里坐定了，二小姐——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爷旁边。本来还是閉

着眼睛的吳老太爺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氣一刺激，便睜開眼來看一下，顫着聲音慢慢地說：

“芙芳，是你么？要蕙芳來！蕙芳！還有阿萱！”

蓀甫在后面的車子里聽得了，略皺一下眉頭，但也不說什麼。老太爺的脾氣古怪而且執拗，蓀甫和竹齋都知道。於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萱都進了老太爺的車子。二小姐芙芳舍不得離開父親，便也擠在那里。兩位小姐把老太爺夾在中間。馬達聲音響了，一八八九號汽車開路，已經動了，忽然吳老太爺又銳聲叫了起來：

“《太上感應篇》！”

這是裂帛似的一聲怪叫。在這一聲叫喊中，吳老太爺的殘余生命力似乎又復旺盛了；他的老眼閃閃地放光，額角上的淡紅色轉為深朱，雖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。

一八八九號的司機立刻把車煞住，驚惶地回過臉來。蓀甫和竹齋的車子也跟着停止。大家都怔住了。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爺要的是什麼。她看見福生站在近旁，就喚他道：

“福生，趕快到雲飛的大餐間里拿那部《太上感應篇》來！是黃綾子的書套！”

吳老太爺自從騎馬跌傷了腿，終至成為半肢瘋以來，就虔奉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二十余年如一日；除了每年印贈而外，又曾恭楷手抄一部，是他坐臥不離的。

一會兒，福生捧着黃綾子書套的《感應篇》來了。吳老太爺接過來恭恭敬敬擺在膝頭，就閉了眼睛，干癟的嘴唇

上浮出一絲放心了的微笑。

“開車！”

二小姐輕聲喝，松了一口气，一仰臉把后頸靠在彈簧背墊上，也忍不住微笑。這時候，汽車愈走愈快，沿着北蘇州路向東走，到了外白渡橋轉彎朝南，那三輛車便像一陣狂風，每分鐘半英里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紀錄。

坐在這樣近代交通的利器上，驅馳於三百万人口的東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，而却捧了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心里專念着文昌帝君的“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”的誥誡，這矛盾是很顯然的了。而尤其使這矛盾尖銳化的，是吳老太爺的真正虔奉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騙錢的“善棍”。可是三十年前，吳老太爺却还是頂括括的“維新黨”。祖父兩代侍郎，皇家的恩澤不可謂不厚，然而吳老太爺那時却是滿腔子的“革命”思想。普遍于那時候的父與子的衝突，少年的吳老太爺也是一個主角。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習武騎馬跌傷了腿，又不幸而漸漸成為半身不遂的毛病，更不幸而接着又賦悼亡，那麼現在吳老太爺也許不至於整天捧着《太上感應篇》罷？然而自從傷腿以後，吳老太爺的英年浩氣就好像是整个兒跌丟了；二十五年來，他就不曾跨出他的書齋半步！二十五年來，除了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他就不曾看過任何書報！二十五年來，他不曾經驗過書齋以外的人生！第二代的“父與子的衝突”又在他自己和蓀甫中間不可挽救地發生。而且如果說上一代的侍郎可算

得又怪僻，又执拗，那么，吳老太爷正亦不弱于乃翁；書齋便是他的堡寨，《太上感应篇》便是他的护身法宝，他坚决的拒绝了和兒子妥协，亦既有十年之久了！

虽然此时他已經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車里，然而并不是他对兒子妥协。他早就說过，与其目击兒子那样的“离經叛道”的生活，倒不如死了好！他絕對不願意到上海。蔣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，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囂張，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紅軍也有燎原之势，讓老太爷高臥家园，委实是不妥当。这也是兒子的孝心。吳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，什么紅軍，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！但是坐臥都要人扶持，半步也不能动的他，有什么办法？他只好讓他們从他的“堡寨”里抬出来，上了云飞輪船，終于又上了这“子不語”的怪物——汽車。正像二十五年前是这該詛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“維新党”，使他不得不对老侍郎的“父”屈服，現在仍是这該詛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“积善”到底，使他不得不对新式企業家的“子”妥协了！他就是那么样始終演着悲剧！

但畢竟尚有《太上感应篇》这护身法宝在他手上，而况四小姐蕙芳，七少爷阿萱一对金童玉女，也在他身旁，似乎虽入“魔窟”，亦未必竟堕“德行”，所以吳老太爷閉目养了一会神以后，漸漸泰然怡然睜开眼睛来了。

汽車發疯似的向前飞跑。吳老太爷向前看。天哪！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，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，排山倒海般的扑到吳老太爷眼前，忽地又沒有了；光

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，無穷無尽地，一杆接一杆地，向吳老太爷脸前打来，忽地又沒有了；长蛇陣似的一串黑怪物，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，啾——啾——地吼着，閃电似的冲将过来，准对着吳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！近了！近了！吳老太爷閉了眼睛，全身都抖了。他觉得他的头顫仿佛是在頸頸子上旋轉；他眼前是紅的，黃的，綠的，黑的，發光的，立方体的，圓錐形的，——混杂的一团，在那里跳，在那里轉；他耳朵里灌滿了轟，轟，轟！軋，軋，軋！啾，啾，啾！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。

不知經過了多少时候，吳老太爷悠然轉过一口气来，有說話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荡：

“四妹，上海也不太平呀！上月是公共汽車罢工，这月是電車了！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鬧事，捉了几百，当场打死了一个。共产党有槍呢！听三弟說，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穩。随时可以鬧事。时时想暴动。三弟的厂里，三弟公館的围墙上，都写滿了共产党的标語……”

“难道巡捕不捉么？”

“怎么不捉！可是捉不完。啊哟！真不知道那里来的这許多不要性命的人！——可是，四妹，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。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！明天赶快換一身罢！”

是二小姐芙芳和四小姐蕙芳的對話。吳老太爷猛睜开了眼睛，只見左右前后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——汽車。都是靜靜地一动也不动。横在前面不远，却

像开了一道河似的，从南到北，又从北到南，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色各样的车子；而夹在车子中间，又有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，都像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。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，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。

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点，所谓“抛球场”。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。

“二姊，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。我这一身乡气，会惹她笑痛了肚子罢。”

蕙芳轻声说，偷眼看一下父亲，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。芙芳笑了一声，拿出手帕来抹一下嘴唇。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，痒痒地似乎怪难受。

“真怪呢！四妹。我去年到乡下去过，也没看见像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。”

“可不是。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，但是父亲不许我——”

像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，他心跳了。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。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了二小姐的装束；虽则尚在五月，却因今天骤然闷热，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；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，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，袖口缩在臂弯以上，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。一种说不出的厭恶，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，他赶快转过脸去，不提防扑进他视野